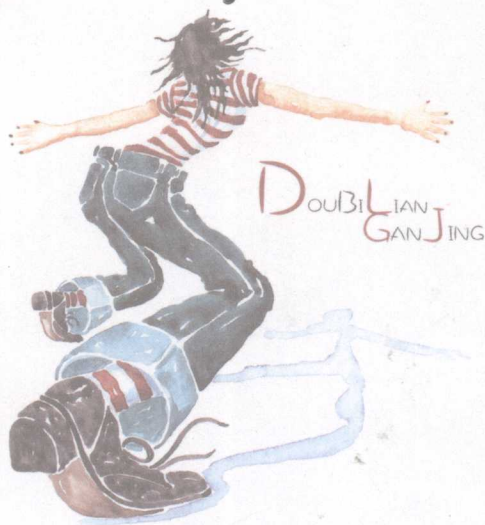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比脸干净

人生不是赌局，一切自有因果

蓝石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蓝石
◎ 著

斗
比
脸
一
手

DouBi Lian
GANJING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兜比脸干净 / 蓝石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 3

ISBN 978-7-80225-633-0

I. 兜… II. 蓝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5249 号

兜比脸干净

蓝石 著

责任编辑: 时敬国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65270477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刷: 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90×1230 1/32

印张: 8.75

字数: 220 千字

版次: 2009 年 3 月第一版 200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25-633-0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【第一章】

工商管理员老黄双手插在灰色制服的裤兜里，肥厚的下颌随着脚尖抖动的频率，一踮一踮笨拙地摆动着，冲我说：“你先把货挂这儿吧，等有好位置的床子腾出来，你再挪过去。”老黄让我挂裤子的地方不是一个正规的铁皮床子，而是从把角的床子顶端的铁管子上延伸出的一根竹竿。那根竹竿也就大拇指般粗细，长度却差不多有两米，它甚至比一个正规的床子长度还要多出一小截。但无论怎么说，一根竹竿也不是床子。

老黄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不紧不慢地解释说：“这根竹竿并排能挂五条裤子，一般的床子挤挤巴巴才勉强挂四条。等哪天你上的货品种多了，自然就会知道它的好处了。还有，这根竹竿是个靠边的位置，相当于一个‘大角’，批货方便着呢。”老黄说得一点儿不假。日后我才知道，“大角”处在过道的位置，无论批货还是零卖，都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。不像“趟里”（此为行话，指夹在两个“大角”中间的诸多床子）的床子，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缝隙，挂在背后的裤板（即样品）很难辨别出好与差，特别容易让拿货人看花眼，从而失去耐心感到烦躁。此外，“趟里”批货的人，与拿货人、零买的人讨价还价时，为了近距离对话，每天都得无数次费劲巴拉地从铁皮床子内部跳进跳

出，麻烦死人。所以，“大角”床子的价格在最初认购时，就比“趟里”贵出一倍，甚至更多。

我忙不迭地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盒万宝路，抽出一根递给老黄。老黄看也不看，把烟往耳朵边一别，说：“你赶快挂货吧，再耽误一会儿拿货的都走光了。”说完，老黄慢悠悠地向工商所踱去。

不管是竹竿还是正规铁皮床子，现在能有个地方让我合理合法地挂货批货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况且，老黄事先声明，暂时不收我的工商管理费和税费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挑三拣四呢。

我打起精神，迅速打开黑色旅行袋，抽出一捆裤子，从里面随便拽出五条，然后打开塑料包装袋，用事先准备好的铁夹子把裤子夹好。那根竹竿的高度足有两米五以上，我每挂一条裤子，都得屏息静气，然后，像只淘气的猴子似的使劲儿往上一蹿，才能把夹好的裤子凑合着挂在竹竿上。我知道我的样子有些滑稽。我的目光也显得猥猥琐琐的，像是正在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一件勾当。好不容易把五条裤子并排挂好，我正打算点根烟喘口气，一阵风吹过，那五条裤子飘飘忽忽地刮到了地上，其中一条还翻了几个跟头，栽进了远处的浅水洼里。我紧跑几步，狼狈不堪地把那条裤子从水洼里拎起来，望着那根还在微微颤悠的竹竿正不知所措时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。我扭过头，冲那人尴尬地笑笑。那人嘴里叼着根烟，双手捂着花格衬衫里面乱颤的肥厚肚皮，已经笑得蹲在马路中间了。

我气恼地把那条湿漉漉的裤子在空中不解恨地甩了又甩，扔在旅行包上，又从打开的那捆裤子中拽出一条展开，想把那些裤子重新挂在竹竿上。

“你卖没卖过裤子？”那根烟仍叼在他的嘴上，所以，说话时他左脸的肌肉处有一道月牙形的阴影。听他的语气并不像是在故意嘲笑我，但他的嘴角还是忍不住向上翘着。

我咧咧嘴，一脸迷惑地摇摇头。

“怪不得呢，你看看，满市场谁像你这么挂裤子？”胖子身体前倾，厚嘴唇向前一努，嘴里的半截烟屁股准确地吐到了三米开外的垃圾桶里，“你挂反了，挂裤子得裤腰朝下，裤腿朝上懂不懂？这是规矩。”胖子边站起身边继续说：“你呀，还得先去胡同口的洗熨房把裤板熨平了。从袋里拿出来你就往上挂，皱皱巴巴的多难看，啥好货也批不上价呀。”

我四处逡摸了一圈，果真如他所说，每家床子上挂的裤子都熨得平平整整，像吊过线儿似的一字排开。刚才进市场时，我咋就没留意呢。是我太粗心还是太紧张了？

我来不及多想，感激地冲那个胖墩墩的家伙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抱着裤子就往前面不远处的胡同口跑。“哎哎，你回来，着啥急呀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”胖子清了清嗓子，领导似的一手掐腰，一手指着旁边床子上挂的裤板，不急不缓地说，“熨完裤子，你再去横街买几条皮带，三块钱一条，你就说你是批裤子的，不然人家肯定宰你。”

我先到熨衣房把裤板熨好，又一路躲闪腾挪到横街买了五根皮带。当我满头大汗地回到那根属于我的竹竿下时，见那人正在我旁边的床子前帮人试裤子。他边蹲着帮买裤子的人挽裤腿，边别扭地转过头对我说：“你先别挂，等会儿我帮你弄。”口气不容置疑。看来，这家伙还真是个热心人。

我把熨好的五条裤子小心翼翼地平摊在旅行包上，到对面的冷饮摊上买了瓶八王寺汽水，一仰脖干掉，想了想，又买了一瓶攥在手上。胖子斜抖着腿，冲买裤子人的背影大声说：“朋友慢走，穿好再来啊。”然后，得意地把钱插在鼓鼓囊囊的钱包里。“你还挺麻利，就是看着毛手毛脚的，油梭子发白——短练啊。”他帮我把五条皮带一一穿到裤腰环上，又从自己床子的储物柜里拿出根不锈钢挑杆，不费吹灰之力地将裤子并排挂好，又后退几步，歪着头用欣赏自己的语气说：“怎么样？这回看着顺眼多了吧。”

我近乎讨好地“唉唉”应声附和着，并适时把汽水递到他手里。他抿了一小口，又把瓶子还给我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我再帮你找根铁丝，把竹竿的另一头固定死，这样刮风就不会把你的裤子刮得满地乱跑了。”说完，他又翘着嘴角笑了。

他站在椅子上一丝不苟地把一根细长的铁丝缠了一圈又一圈，直到缠成了一个大铁疙瘩，才满意地从椅子上跳下来，自我介绍说我叫太平。

老实说，来这个服装批发市场之前，我对卖服装的人没什么好印象，还觉得挺恐惧的。听人说，干这行的人有些是蹲过号桶子的，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，也有的是社会上的二流子，整天游手好闲的人，还有的人在工厂混得不得“烟儿抽”，万般无奈，才来倒腾服装的。总之，这是个庞杂混乱的群体，个个凶神恶煞，是些别人见了面恨不得要绕道走的人。

这时，有人凑到竹竿底下问：“拿货多少钱？”尽管我在心里已经给这批货定好了批价，但当有人打听价格时，我还是不免神色慌乱，“六、六十元。”我把这个本该顺口的价格说得结结巴巴的，连我自己都不满意。

“我问的是拿货价，不是零买。”拿货人生气地拍拍身后圆滚滚的双肩包，皱着眉头狠狠地瞪我一眼。

我以为是自己刚才报价时口气不够坚决，才惹他生气的，就堆着一脸的蠢笑，凑近他，诚恳大声地说：“是啊，是拿货价，六十元。”拿货人嘴巴张合了几下，感觉像是口渴得厉害，然后厌烦地叹了口气，丢下一句话，“开什么国际玩笑”，说完，拿货人真的奔冷饮摊买汽水去了。

太平从自己的床子里探出头，冲我努努嘴，使了个眼色。我紧走几步说：“那你想多少钱拿？你先说个价嘛，别急着走啊。”

“多少钱我都不拿，你自个儿留着慢慢批吧。”拿货人背对着我，

大手一挥，好像我是只在他耳边嗡嗡作响的苍蝇。

我不甘心地说：“咱们商量商量嘛。”要知道，这是我头一天上行做生意，而眼前的这个人很可能是我的第一个客户，我怎能轻易放过他呢。拿货人懒得理我，干脆躲到遮阳伞下的阴影里，咕咚咕咚喝起了汽水。

看他汗流浹背的样子一定是渴坏了。我是个懂事的人，知道这个时候打扰人家是不礼貌的。于是，我耐心地等他喝完水后，才说：“我给你个最低价，五十五元，怎么样？”我以为这个价格起码会令他动心，甚至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谁知，拿货人却急了，头上暴着青筋，厉声说：“你有病啊！你还有没有个完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嘛，白给我都不要！”

我被他这一嗓子吼蒙了，呆怔在原地。大平走过来，拽了我一把，问：“咋回事？”我委屈地小声说：“不拿就不拿呗，你喊啥呀。”

“有你这么批货的吗？你满市场打听打听，你告诉我的是批价吗？我来这个市场上货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！”

大平问：“他告诉你多少钱？”

拿货人冷笑着指着我说：“他说最低五十五块。”

“他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你也别瞎嚷嚷了，不爱拿你就走远点儿。”大平抬手示意拿货人走开。

“不是我不走，是他非缠着不让我走。”

“你他妈有完没完？哪那么多废话？赶紧滚！”大平瞪着对肿泡眼，怒视着拿货人。

拿货人这才匆匆走开。

我俩回到竹竿下，大平问：“你怎么批这么贵呀。人家是拿货的，你还以为能蒙住人家咋地，这些拿货的个个精着呢。你要是再这么喊价，一条也甭想批出去。”

“我没蒙他，再低我就不挣钱了。”

“你这货是多少钱上的？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撒了个谎说：“我，我是帮朋友代卖的。”

“批发返多少钱？”

“五十元。”

“操，返这么高，什么鸡巴朋友，这不要你的嘛。”

我眨巴着眼睛：“不会吧。”

“啥不会。这货现在满市场都是，春节前这种货的确‘红门’过，但也才批四十五块，现在早烂行了，批价也就三十来块钱。”

我被惊得目瞪口呆，像被手中的烟头烫着了似的，手一哆嗦，烟掉在地上。我神色慌乱地用皮鞋后跟在烟屁股上狠狠碾了一脚。

趁大平忙着卖货的时候，我故作随意地在市场里溜达了一圈。市场里起码有五六家的床子上挂着与我同样的货，一问，批发的最高要价才三十块钱，有一家床子上干脆用纸板写着“跳楼，零售价每条三十五元，不讲价”的字样，旁边还用红墨水画了几滴眼泪。无论颜色、做工、面料还是吊牌，跟我上的货别无二致。

我真的被人耍了。我恍恍惚惚地一屁股坐在旅行包上，狠命地抽着烟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你快把货送回去，赶紧弄点儿新货吧。”大平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劝我。我茫然地咬着下嘴唇，像个木头人似的机械地点点头。

快下行的时候，老黄笑眯眯地走过来问：“批点儿没有？”我傻笑着摇摇头，连屁股都忘了欠一下。

“别着急，慢慢批。做生意嘛，最磨炼人的性格和意志力了。”老黄对我的麻木之举并不以为意。末了叮嘱我：“明天你可得早点儿来，咱们市场天一亮就开始批货了。”

其实，我是半个月前才认识老黄的，在一个记者朋友过生日的酒桌上。当时我正琢磨着辞职的事，可又一时不知道辞职后能干点儿什

么。听身边的老黄自我介绍说他是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工商管理委员时,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试试搞服装生意的念头。我这个人一向自以为对服装还是颇有些品位的。上中学时,我穿的喇叭裤裤脚有一尺宽,盖在脚面上,走过之处,地面比笤帚扫的还干净,引得全班男生纷纷效仿。教导处主任曾当众将我的喇叭裤用剪刀剪成了布条,还恶狠狠地说我让你臭美,我让你臭美!我冷笑着,双臂环抱胸前,大义凛然得像个小英雄,愣是穿着“布条”在校园里招摇地晃悠了一整天,把教导处主任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。上大学时,是我第一个穿猎装和打包西服,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件紫色灯芯绒猎装,还有那件金灿灿的打包西装。这样的穿着,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标新立异。为此,我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——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。

那么,像我这样一个引领服装过潮流之人,如果去做服装生意会不会也能搞出点儿名堂,甚至一鸣惊人也说不定呢。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。

所以,当老黄与同桌人碰杯时,刚随口说出一句,“光明市场有事,甭客气”时,我就不失时机地插嘴问道:“黄哥,能帮兄弟在你的地盘上租个床子吗?”老黄显然没有料到,他的一句客套话还没落地,就被人“接”了过去。老黄把一只白嫩的胖手攥成拳头状,放在嘴边轻咳了两声问:“谁用?八竿子打不着的我可顾不过来,要是你自己用没问题。”

“就是我自己用。”

“哦,是这样。”老黄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大约五秒钟,抬起头对我说:“我在光明市场是管竖街的,竖街是裤子一条街,专门批发男裤,你要是有兴趣干批裤子这行,没问题,床子肯定有,但不是固定的。谁家办休业你就到谁的床子去卖。”

“那,要是没人办休业呢?”我不放心地问。

“你只管把心放到肚子里。只要有我在,保证让你的货有地方挂,

这总行了吧。”

我兴奋地与老黄对干了一杯，问：“那你看我啥时候去合适？”

“随时，你只要头天通知我一声，第二天就可以上行。”说完，老黄掏出笔，写下了单位电话和传呼号。

我不大相信，一个小小的工商管理会有如此大的能耐，以为老黄大概是在借酒劲儿瞎吹牛。但我还是将他的联系方式小心翼翼地揣了起来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辞职是需要充分理由的。不是对单位，而是对自己。我们那届大学毕业生正赶上国家不包分配的第一年，许多人都深感前途未卜，茫然失措。所以，大家憋足了劲儿，利用实习期间的机会，拼命表现自己，以力争换取实习单位的垂青，毕业后好有个安身立命的栖所。

我实习的单位是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地方小报。若是在往年，即使它主动调你你都未必愿意去。但现在不同了，事业单位人满为患，调人的大门早已关闭得严严实实，没有通天的关系，想挖门盗洞比登天都难。

三个月的实习期间，我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稿件，其中四篇还上了头版头条，无论是稿件的质量还是数量，在五名实习生里都排在第一位。总编辑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暗示我，好好干，小伙子，前途无量。我自己也以为毕业后留在这家报社手拿把掐。可谁料到，毕业分配时，唯独我一人被轰出了报社的大门。原因很简单，我除了工作表现优异外，其他方面可谓一无是处。我没有给领导送过礼，也没有为领导乔迁新居出过一分力，更没有听懂领导的弦外之音。想当初我还暗自嘲笑那几个只会舔领导屁眼儿的家伙，不学无术，为人世故，年纪轻轻只会拍马屁，不学好。现在看来，真正百无一用的是我。我懊悔过，也找领导理论过，甚至还大哭过一场。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。尚未真正踏进社会的门槛，我就先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情急之下，我只能委身于一家街道办事处当秘书。可不幸的是，报到那天，工会主席无意中看到了我的手书简历，喜出望外地吩咐我把院内的宣传栏重新抄写一遍。尽管我心里老大的不情愿，但我想自己是新人，给领导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尤为重要，就抖擞精神在严寒刺骨的寒风里，用排笔和油漆耐心地书写起来。工会主席在一旁不住地为我击掌叫好，并不失时机地把矮胖的党委书记拉过来说：“这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先借我用用。区里正搞迎新年爱国卫生活动，可我们这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写字像样的人。”听他的口气我连个人都不算，不过是个用得顺手的家伙什儿。

矮胖的党委书记大度地把手一挥说：“用吧，用吧，正好也让小青年到基层锻炼锻炼。”他妈的，难道一个狗屁街道办事处还不算是基层吗？他们想让我到居委会整天跟那帮戴胳膊箍的小脚老太太打成一片吗？但我什么都没说，灰溜溜地在工会主席的指挥下，开始每天到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大街小巷书写标语和卫生小常识去了。

春节过后，工会主席喜滋滋地从区里抱回一块“卫生先进单位”的牌匾。工会主席对党委书记说：“区里马上又要搞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了，这个小伙子我们还得借过来用用。”见我惊愕地张大嘴巴，又说：“这块牌匾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”就这样，我回到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，便又拎着油漆桶和排笔刷在漫天风雪中走街串巷了。我悲哀地联想到我的未来，一年有四季，每一季都要搞所谓的爱国卫生运动，就是说我将年复一年地站在宣传栏下当油漆工了。

有一天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愤然摔了排笔，踢翻油漆桶，找到党委书记气呼呼地提出：“我想回处里工作，我的工作是秘书不是油漆匠。”矮胖的党委书记深深地皱了皱眉头说：“这是组织上的安排，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你如果对这份工作不满意，随时可以走人。”我听出了他的得意，他内心里一定清楚，我无处可去，不然当初不会点头哈腰地到街道办事处来上班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一门心思想辞职了。即使没有一个更好的去处，大不了干个体户嘛。

辞职的当天下午，我给老黄打电话，问：“我什么时候可以上行？”

“你现在手头有货吗？”

“有。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着急。其实，我手里根本没货，我甚至都不太清楚该到哪儿去上货。

“那你明早八点半到我办公室，我给你安排床子。”

这么快，我一听蒙了。

我一夜没合眼，有些激动也有些忐忑。这一夜可以称得上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。生活从此将向我敞开一扇全新的大门，那里面的景致就是我的企盼，就是我的未来。常听人说，人生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重要的只有几步……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依靠惯性在行走，只有到了需要抉择的时候，你才必须瞪大眼睛，辨清方向，然后义无反顾地迈动你的双脚？虽然这些问题，在我脑海里时常涌动，像海浪拍打礁石，一浪又一浪，但真正的行动到来的时候，心中还是不免打鼓。因为这意味着你已经出发，永无回头之路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精神抖擞从床上爬起来，拎上旅行包，骑着自行车直奔“五爱”服装批发市场。若想在约定的时间去见老黄，我必须得先到“五爱”拿货，然后，再骑车把货拉到“光明”批发。我不知道这么干行不行，但我知道我必须得拉上一包货去见老黄，才能证明我的确是有货，不是撒谎。

“五爱”市场是早已闻名全国的服装批发市场，据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，它大得简直令人难以想象。这么说吧，你要是想把“五爱”仔细转悠个遍，恐怕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。

这里的“裤子区”前后有十排上千个床子，品种更是琳琅满目，令

人目不暇接。我从来不知道，两条腿的裤子会有这么多的品种可供挑选，价格也是千差万别。那一刻，我感到周身热血沸腾，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有这么丰富的品种可供选择，我肯定能上到满意的裤子。

从凌晨五点转到七点半，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上哪种货。价格太贵的我拿不起，太便宜的又很难让人一见倾心。我焦急地在大过道的人流中徘徊，心急如焚。我只有五千元，这是我做生意的全部本钱。其中四千还是我父母生前留给我日后娶媳妇用的。昨天晚上，我才哆哆嗦嗦地从一只破旧的黄胶鞋里把那四卷钱掏出来。

不远处的一个“大角”床子前围了很多，人们吵吵嚷嚷地抢着试裤子，跟不要钱似的。床子里卖货的是对双胞胎姐妹，她俩忙得大汗淋漓，一个负责收钱，一个站在椅子上负责眺望，生怕有人趁忙乱之机，穿上裤子一走了之。我已经在附近盯了她们好一会儿了。

一阵抢购风过后，床子前暂时恢复了平静。趁这个间隙，我凑过去问负责收钱的女孩：“拿货多少钱？”“拿货”这一行话是我刚才转悠时，听一些拎着大包小裹的人说的。他们与床主交流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拿货多少钱”。

女孩把系在腰间的钱包拉链细心地拉上，小声说：“六十元。”

“能便宜多少？”

“你想拿多少？”

“一百条。”

女孩看着摊位里面的货包说：“五十五元。”

“你再低点儿吧。”我囁嚅着说，声音像是在乞求人家。

“没法再低了，你刚才看到没看到，我零售都是一百元一条的。”

我犹豫着后退两步，考虑着拿还是不拿，要拿拿多少。

“哎，你有没有诚心，真想拿你先开个价。”女孩以为我要走，从床子里出来凑到我面前。

“五十元。”

“嘘，小声点儿。”女孩把中指竖在嘴中间，同时往四周看了看：“你要拿就五十三元，不拿就拉倒。我这货是有本钱的，又不是偷来的。”女孩边说边迅速地返回了床子里。

我当时在心里已经决定拿了，但我死心眼儿地想到，刚才我说拿一百条，一百条就是五千三百元，可我只有一万元，还差三百元呢，我怔在那儿，没动。

两个女孩凑在一块儿咬着耳朵嘀咕了几句。另一个女孩冲我摆摆手，示意我过去。

“你想拿一百条吧？”见我肯定地点点头，女孩又问：“是马上吗？”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女孩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，说：“这个价位批给你，我是一分钱都没得赚了，你再添点儿嘛。”

我拘谨地摇摇头。

女孩马上说：“好吧，我也不跟你啰唆了。就当我拉你个主顾，咱们一回生二回熟。”

说完，小姐俩蹲在地上打开货包开始点数。我的旅行包只能勉强装七捆，也就是七十条裤子。于是，她俩又用一个塑料袋把剩下的三十条裤子装进去。

我把五千元递给她俩。小姐俩举着钱在阳光下一张张地边捻边点。

市场里人越聚越多，几乎让人寸步难行。我一手拎旅行包一手拎塑料袋，艰难地走了一小段路就开始气喘吁吁了。这时，一个中年男人热情地凑过来：“大兄弟，我帮你拎出去吧。”

我警觉地说：“不用，一会儿有人来接我。”

“我不收钱的。你只要便宜点儿卖我一条裤子就行。”中年男子执意抢过旅行包。我只好拎着塑料袋紧紧跟在他身后。

出了市场，来到存车处，中年男子精明地说：“我刚才都看见了，

她批给你五十元。你卖我一条呗，按批发价。”

“行行。”我打开车锁后说。

“我要 32 号的。”

我都不知道 32 号是多大腰围，就说：“你自己挑吧。”

中年男子挑出两条 32 号的裤子，“大兄弟，你卖我两条吧，我的这条按批发价，另一条我给你加五块钱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卖你一条就不错了，你还给脸往鼻梁子上爬。”我使劲儿摇摇头。

中年男子生怕我改变主意，连他自己的手里那条都不卖了，忙把五十元钱塞到我手里，匆匆走了。

我心里很得意，刚上的货就有人追着屁股加五块钱，这是个好兆头。我哼着歌，一摇三晃地把自行车骑到了“光明”市场。

第一笔生意我是赔定了。可我既然已经跟大平说这批货是帮人代卖的，就没法在光明市场里“跳”了。缘由之一是怕给大平留下一个不诚实的坏印象，其二是我的货昨天才从那对双胞胎姐妹处上的，退货的价格也许比直接跳的价格要高些。当然我得低三下四厚着脸皮去求人家，但此时，脸皮显然没有钱重要。我必须得再去一趟“五爱”，我知道退货的滋味肯定挺闹心，但我现在实在是没招了。

我又是一夜没合眼。

早晨推车出门时，灰暗的天空中正飘着蒙蒙细雨。这鬼天气让我的心情更加黯然，连返身回屋取雨衣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一路上，我想了许多。原来，做生意是这么的麻烦，既要吃苦受累，还可能赔个稀里哗啦。在此之前，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，完全是仓促上阵，如此惨痛的开局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雨停了，许多床子里的人大呼小叫着，站在椅子上撤下床子与床子之间临时搭起的雨布。我把那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和塑料袋堆放

在大过道的路中央，望着不远处正在床子里忙活着的双胞胎姐妹，可就是没有勇气走上前去开口退货。拥挤的人流越聚越多，他们从我的旅行包和塑料袋前磕磕绊绊地跨过，显得很别扭，甚至有些狼狈，于是有人免不了埋怨几句。我紧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，像根碍事的木桩。“大角”床子的人走过来，凶巴巴地呵斥我：“挪挪，别挡在这里耽误批货！”我只好佯装等人的样子，把旅行包和塑料袋往双胞胎姐妹的床子方向挪挪，再挪挪。

双胞胎姐妹闲暇的目光终于惊讶地停留在了我身上，我几乎是怀揣着一颗赴汤蹈火的心，提起旅行包和塑料袋，疾步朝她们的床子走去。

“你看，能不能……帮我把货退了？”我支支吾吾地说。

“你不是昨天刚拿的货吗？怎么今天又想退呀。”其中一个女孩冲我不耐烦地翻了翻眼皮，大声抱怨道。另一个干脆撇撇嘴，把头转向相反的方向。

“对不起，租我床子的那人临时变卦了，不租给我了。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呀。”我嗫嚅着说出了这个我在家想了一夜的退货理由。

“诶，那关我们什么事？我批给你的裤子没毛病吧？”我点头。“就是有毛病我们也只负责给你换货，除非断货才能退。”

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，经过眼睑时，我的眼睛被蜇了一下，又继续缓缓地往下流，像一行泪水，“我这是第一次做生意，什么也不懂，麻烦你们了。”两个女孩把头转向买货的人，不再答理我。

我站在原地，委屈地张了张口，但不知道还该说点儿什么。

“你把包挪一边去，我这儿还批货呢。”女孩口气生硬地把一只细长的胳膊在我脸前挥了挥。

我强压着心里的火气，耷拉下眼皮说：“我便宜点儿退还不行吗？”

“你想多少钱退？”刚才说话的女孩示意我到边上说，别影响批